

遠方一襲黑收服了所有光源，空間裡僅剩這道黑。

這裡的人類，又矮又扁，瘦骨如柴，多數人和吳秀嬌一樣，似坐非坐軟陷在輪椅內，讓時間折磨自己。

「吳奶奶啊，您聽得到我嗎？」長髮披肩的女子將整張臉湊近吳秀嬌耳邊，雙手相合，兩面掌心留有一個口：「您小女兒家沒人接電話。」說話的人退開吳秀嬌身邊，禮貌微笑又說了一句：「我晚點再幫您打一通喔。」吳秀嬌這時才瞧仔細她的五官，瓜子小臉施有脂粉，兩頰各抹上一圈珊瑚色，笑起來的樣子像顆半熟蜜桃。吳秀嬌認為說話的小姐比她小女兒要年輕個五歲，但她對女兒的印象一直停留在數年前。

吳秀嬌來到這裡之前，住在港口附近的一戶老公寓，橫窄深長的建築共三層樓，一樓作為客廳的空間又細又長，所有應運而生也是細長，細長的電視櫃、細長的沙發、細長的茶几全收納進吳秀嬌細長的眼以及她細長的人生裡。她執著規律，每週二早晨和週五傍晚，吳秀嬌散步到漁港旁的市場買點菜和肉，固定和魚販閒話家常但她從不買魚，她嫌魚腥味重，會惹得家裡招來野貓。她不要貓，貓是死去女人的化身，牠們的九條命全是和衰老的女人搶來的。吳秀嬌怕，怕自己所剩不多的時間也會被貓偷走，因此她養了條狗，狗的氣息暖心，狗的尾巴親切，狗的眼神憐憫。思忖許久，她決定要一條小狗，黑色不喜氣，咖啡色太普通，灰色才別緻。狗種呢，不能太大隻，自己拉不住；不能太陽剛，配不上自己氣質。千篩萬選後，吳秀嬌請人拿了一隻灰色的貴賓狗，可以牽著，可以抱著，可以一同窩在沙發裡。她沒替狗兒取名，樂意時便嬌聲喊灰狗：寶貝。不分週間、週末，每天下午三點半，吳秀嬌替小狗兒套上頸圈、系上牽繩，隨圓滾滾的一團灰毛兒到處嗅、到處撒野，一人一狗愜步流連巷弄間，來回兩趟剛好半小時。吳秀嬌的灰貴賓有一雙長耳朵，開心搖擺，不開心也搖擺，附近的孩子叫狗兒小灰兔。小灰兔在吳秀嬌中風後一週被送走，那天的景象吳秀嬌時不時還會說起，說是自由人生最灰暗的一晚。

小雪這天沒一點陽光露臉。小灰兔的耳朵低垂，蜷曲身子窩在主人腳邊。吳秀嬌整日癱軟於飯桌前，雙眼無神望向窗戶。彌留的光從西邊飄進來，再一點一點淡去，直到家中鐵門傳來咋拉咋拉的聲響，一盞日光燈開啟，屋內物品輪廓全然清晰，但狗沒起身也不吠。

「狗我已經跟社區鄰居說好了，等等帶走。」吳秀嬌的小女兒應該是想說：妳現在行走不方便，狗沒人帶出去散步也可憐。她卻選擇用指導者的口吻告訴母親，狗不要了。小灰兔被抱起的剎那嘔了一口，拳頭大的土黃色，不偏不倚打進吳秀嬌小女兒的胸口。

先是狗的離去，吳秀嬌無能為力，而後，對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她也不聞不問。整屋子的靜，終於在大雪那天鬧了起來。

「媽，幫妳整理好的東西呢？」吳秀嬌的小女兒難得叫她一聲媽，可能是太久沒聽到這個稱謂，吳秀嬌起了反應。

「叫你哥哥姊姊回來，」吳秀嬌用力言語而漲紅整張臉，「他們不會，」多日的沉默差點讓她忘卻語言：「不會，像妳一樣。」小女兒沒有回應，默默收拾母親的行囊。一老一婦共處在一輛銀色的進口休旅車內，空間只剩空調運轉的吞吐聲。前往長照中心的路上，母女倆都落了淚。

*

住在長照中心四年半，或許更久。

吳秀嬌起初總叮嚀自己計算日子，遇上大小節慶也抱持期待，但最終等來的只有越洋包裹。久居加州的大女兒每年聖誕節寄來賀卡，幾行醜到不行的中文字：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遠在天邊的祝福。賀卡老是附上一家大小的照片，有年他們去滑雪，四個人在一片雪白前露出八隻眼睛；有年寄來張海邊曬太陽的照片，四個人坐在沙灘上把眼睛笑成一條線。吳秀嬌端詳照片上四個臉孔，覺得陌生。已成為美國人的兒子較為務實，一盒滴雞精取代卡片和照片，吳秀嬌每回簽收，便知端午節要到了。五月出生的二兒子，慶祝生日常以粽子代替蛋糕，男孩漸漸討厭起粽子，如同吳秀嬌不喜歡那一盒又一盒，收了、擺著、過期的滴雞精。單向的給，單向的收，吳秀嬌的思念換來全是郵遞包裹，然而五年前送她來的孩子，從未捎來任何音訊。

吳秀嬌盯著彩色電視機，裡面幾個老人在咖啡店裡忙活，她覺得受訪的老人好面熟，沒來得及看清楚，畫面又跑走了。

「文化就是生活習慣，我們這些老人愛泡茶、喝茶，你們年輕人愛喝咖啡。」老人自問自答，說明他經歷的時代變遷。一會過去，老人又跑回電視機裡，他在咖啡店的吧台工作，

製作咖啡的雙手緊張到些微顫抖，鏡頭特寫老人臉上的專注。這段畫面讓吳秀嬌得以看清楚老人的容貌，「如此相像的神情啊。」話語從吳秀嬌半開的嘴中滴了出來。

電視上的老人，瞬間移動到吳秀嬌腦中，傾倒她封藏已久的記憶盒子。

吳秀嬌有過兩段婚姻。第二任丈夫喜歡電影，因此他們常上戲院。戲院鄰近傳統市場，小攤販多，但吳秀嬌的老公只光顧一間柑仔店，那間柑仔店老闆娘長得十分標緻，每次先生和對方有說有笑，吳秀嬌都像內心吞下一桶醋，酸溜溜的，很不是滋味。有次，吳秀嬌提早到柑仔店，她見到裡面躲了一個哀傷的女人，她和柑仔店老闆娘阿蘭長得相像，如陶瓷般光滑的鵝蛋臉，掛著一雙哭腫的大眼睛，瞳孔黑白分明，閃爍如水晶玻璃球，她兩片唇緊閉，一張嘴彷彿不具話語權。女人懷裡含著一張小臉，是個女娃兒。吳秀嬌上前，得知她的身分，她是老闆娘阿蘭最小的妹妹，出生後便給人當養女。

「妳怎麼哭得這麼慘？」吳秀嬌對女人與女娃投以不捨的眼光。

「我連生了兩個女孩，夫家說這個得送走。」

吳秀嬌僵直著身體，就像這番話冷凍了她。吳秀嬌沒有回應，也沒聽到電話聲響，沒注意到電影時刻將至，不在意心愛的先生還沒到來，她靠近揣著嬰孩的女人，問了一句：「我能抱抱她嗎？」

一旁阿蘭從柑仔店深處走出來，接起有線電話：「喂，是，她在這呢！好，我轉告她。」再見兩字的音沒落完，阿蘭已將話筒掛回播號轉盤上方，朝向抱著嬰兒的吳秀嬌說：「阿嬌，妳先生打來說身體不舒服，先回家了。」

吳秀嬌還是沒有回應，她抱緊小女嬰，想起兩個歸前夫扶養的兒女，莫名的情緒滿載，體內多餘的水分全湧進眼眶裡，這是吳秀嬌離開第一任老公後，第一次感受到幼兒的溫度，她掏出所有遺失的母性，所有被自己惡狠狠壓去的記憶，吳秀嬌告訴這對失散多年後重逢的姐妹花：「我想收養這個小生命。」

*

吳秀嬌揮了揮手示意照顧服務員要回房，兩個大輪子穿越交誼廳，兩台42吋電視螢幕，一台剛播完長者擔任咖啡師的節目《銀髮體驗營》，另一台播放著所謂的新聞，她聽不進去也看不明瞭。直到被推入「松閣」，吳秀嬌拍了拍第一床床尾，和插鼻胃管的植物人三

姐打招呼。照服員順應吳秀嬌的習慣，以異常慢速推動輪椅，室內燈光微弱，每一件擺設都染上枯竹色的舊。一眼穿透屋內環境，臥床的老人不動，輪椅上的老人目光呆滯，只有坐於床緣邊上的老人，還強留支配雙腿的能力。吳秀嬌經過第二排床位，緩慢轉向左邊叫了一聲：阿華，不待任何人回應，吳秀嬌又向右手邊床尾敲了兩聲，叩叩，據說，如此可讓沉睡的靈魂知道自己仍在人世間。

終於抵達吳秀嬌的居所，一張她躺了五年的床位。吳秀嬌運氣好，搬來時窗邊的床位空著，順理她要了下來，這扇窗的開口面向街區，綁起來的抹茶色窗簾如草清新，沾不上細塵。吳秀嬌時常喜怒哀樂皆空觀察著街景的變化，懸掛起來的藍綠黃，晚上閃閃爍爍，幾層樓高的樹，華麗又愚蠢，每當過節的氣氛蔓延於城市，吳秀嬌就會比較親切，希望這份和善能盼來親人。

吳秀嬌轉頭看向年約三十的照服員：「謝謝妳，孩子。」她欲言又止的模樣讓照服員感到不捨，便在吳秀嬌身旁坐下來。

「妳看，窗外有一棵聖誕樹，每當它出現，我就知道要過年了。」吳秀嬌說完後望向對面空間的床位：「她不回來了？」照服員點點頭，吳秀嬌說的是郭林月娥，她幾個月前砍了自己的手。

郭林月娥被送來長照中心時，一雙眼裡流洩著恐懼。吳秀嬌和郭林月娥的先生都早逝，一個肝癌，一個肺癌，彼此皆育有三名子女，其中兩個住在國外。郭林月娥告訴吳秀嬌，丈夫過世時把夫妻名下的房產過戶給兒女，而她分得兩百萬現金養老。郭林月娥原先住在老人之家的獨立套房，直到診斷出輕微的失智病狀，沒多久就被轉至養護型的長照中心。沒了自由的郭林月娥，無助，無奈，慢慢也無言了。

「其實，我知道她的計謀。」吳秀嬌的眼神空洞，卻又有一絲無法詮釋的透明。身旁的照服員一臉疑惑，吳秀嬌接著說：「放心，我不會這樣的。」吳秀嬌知道，縱使自己以死相逼，也換不來兒女溫情。

郭林月娥被送到中心時，確實意識清晰、行為能力正常。醫護人員擔憂她長時間心情低落影響生活作息及胃口，會加速病情惡化，所以時常鼓勵她與大家互動。中秋節前夕，有位新來的護理人員邀請郭林月娥與照服員一起做蛋黃酥，在此之前，沒有任何住民知道廚房的確切位置。「她那天很認真，睡前還告訴我，她做了二十顆。」吳秀嬌說，郭林月娥聽說在廣東工作的兒子回台處理事務，滿心期待能見到家人。

「可惜啊！」吳秀嬌嘆了一口氣，中秋節前一天，郭林月娥連午休也不願意回房，整天守在長照中心的櫃檯旁，逼接待處小姐打電話。

「她那夜好像哭了，」吳秀嬌音量越來越小，「我記得有，我聽見她吸鼻子。」說完便請照服員扶自己上床。面向窗外的吳秀嬌慢慢閉上眼，滾滾淚珠沿老皺皮膚跌落至一片低軟的鈷藍枕上，被深夜包圍的身軀也化作一顆巨淚。

中秋節當天傍晚，郭林月娥趁所有工作人員交接時，偷偷溜進廚房，胡亂地拿起一把小刀走到大家面前，高舉持有小刀的那隻手，張牙舞爪卻無聲地剝斷了自己的手筋，在泣不成聲之前，說了一句：「打給我兒子！」

*

「您好，請問是吳秀嬌女士的家屬嗎？」

「喂，不是說好不要打來嗎？」吳秀嬌的小女兒聲音有些不悅：「你們的管理人員都不識字嗎？」行政人員低頭看了一眼個案紀錄表，緊急聯絡人的手機號碼是空白的，眼光再往下移，是方才輸入的一串數字，這格市話框旁有一行備註：有事請以E-mail聯絡。這位行政人員是故意的：「教授您好，不好意思打擾您，吳秀嬌女士想請問您，她過年前是否可外出一趟？」畢竟是養護型機構，個案所有要求都需徵詢家屬同意。

電話另一端的女教授深深吸了口氣說：「你們評估好，看著辦吧。我們沒有意見。」當初為吳秀嬌辦理入住的人，恰是電話這頭的行政人員，從助理變副理，看遍人情冷暖，明白冬季裡還有各式冬天。只是，五個年頭裡，沒人來探望吳秀嬌。

老秋新冬，風也叫涼。雨一落，整座城都蒙上了一股帶味的濕。年輕的器官開始過敏反應，然而老人的鼻孔哪有鼻水出口的份，全留給管子餵食。吳秀嬌呆看連反光都不情願的長桌，以及躬著身體的照服員，她們手拿剪刀朝紅色的小鋼碗戳啊戳，食物的樣貌瞬間稀爛，憔悴。

「不吃。」吳秀嬌一旁的老男人首先發聲，朝擰到發紅的鼻翼擺了擺手，照服員的鼻頭都脫皮了。

「我也不吃。」吳秀嬌語畢，轉頭看向九老爺，他曾是能對話的人。

九老爺姓朱，家中排行第九，民國四十年來台，一生便沒再踏過家鄉的土地。問他為什麼開放後不回去，他的答案始終一句：我娘不在了。在監獄當看守員的時間佔據九老爺大半輩子，他皮膚白皙，老人斑鮮少，面容乾淨如紙。一般人不常接觸到的人和事，甚至物，九老爺統統見過，連自己兒子的死也是。那個跳樓走掉的兒子是九老爺心中的疙瘩，隨日子長大的沉痛塞堵了喉間。吳秀嬌第一次問：「有沒有兒子？」九老爺回：「死了。」吳秀嬌以為對方說氣話，過幾天又問：「兒子呢？來不來？」九老爺還是那句：「死了。」吳秀嬌追問：「怎麼死的？」

「跳樓。」九老爺不是不願說，而是表達困難。中風後，大腦裡語言區塊停工，比任性罷工還慘烈，漸漸，九老爺放棄說話。九老爺退休前五年，六十大壽還沒過，失業的兒子憂鬱症發作，選在自家公寓頂樓跳樓自殺，公寓一樓門前的雜草，在一灘血澆淋後失蹤，不知道是九老爺的怨，還是九老爺兒子的哀，籠罩了這片前院。往後的五年人生，九老爺不再和犯人當朋友，自願輪夜班，連抽菸也看心情，大夜逢雨，九老爺會點根菸。有天，一位死刑犯要菸，九老爺看著他，把一段剩兩口的菸朝欄杆遞了去，一不留神，滿手鮮血，九老爺一聲不吭，轉身對著腳邊呸了一口痰。

九老爺攤開的手心上，一條如斷掌的線是被獄友拿磁磚畫傷的；其餘龜裂的掌紋如同頭蓋骨的裂痕，是兒子從七層樓一躍而下留在皮囊記憶裡的。

*

味覺淺，嗅覺淡，聽覺遠，視覺糊。眼前這一室擠了七張床，空氣中飄見傷口上的碘酒、定時才更換的尿布、沒有曬過的棉被，混雜氣味全攪在這間十坪大的空間裡。九老爺沒想過，這輩子觀看他人不自由，現在卻落到自己頭上。

脫離監獄日常，九老爺抓閒開小黃消磨時間，隻身在家總怕望見門前的一灘水，紅白不分。某個夏日傍晚，九老爺在他的駕駛座上突然動彈不得，嘴角緩緩淌出一口透明白沫。九老爺無親無故，也不符合社會局安置條件，幾個月奔走於醫院和陰暗的屋子，來來回回直到秋末，自己的命運已然握不住。家中醬色矮桌留有一疊墊過便當、壓過碗裝泡麵的信封，上面印有國民健康保險的字樣，尚未撕開，尚未繳款，九老爺手摸不著、腳踩不著家門前那片吸允過鮮血的土，只能一眼漠然地被推走。他和吳秀嬌說過，真希望路口沒有人，沒有好心人送他去醫院，死一死也就罷了。

九老爺每個月有兩萬元退休金，名下還有一間綁了貸款的老屋，這些「擁有」卻連支付長照中心的房費都不夠。在他還願意開口的那幾個月，問過吳秀嬌那麼一段話：「哪種人生比較悲慘，囚犯還是我們？」吳秀嬌沒直視九老爺，有意無意說了一句：「這怎不養隻鳥。」

人的時間將用盡時，當事人會知道。九老爺常因肺積水送醫，每次到回長照中心都一副哭喪臉，躲在被窩裡不肯下床。他生前一週，託管好久不得消息的房子終於處理完畢，九老爺名下的債務也算結清，兩袖清風，得了。重陽節那日，吳秀嬌從早到晚待在床邊不願移動，迎著天光的半身剪影恰巧置於窗框中央，彷彿一座靜止的雕像。中午過後，她的窗上時不時冒出「咚咚」的聲響，但她未見窗外有異。每次咚咚聲起落，吳秀嬌心裡就會冒出一句：哪來的笨鳥，我瞧不見你哪！

隔天，吳秀嬌整日不見九老爺的身影，一問得知：朱老先生昨天下午走了。

*

張春蘭坐在褪色的粉橘被單上等待通知，口中唸著佛號：者吉囉阿悉陀夜·娑婆訶。

她眼簾低垂注視手背上麥克筆畫出的L，和一圈被水沖淡的圓，她等待的是今晨第一台刀，她第四次癌症動刀。

「阿姨還好嗎？知道今天做什麼手術嗎？」護理師握起張春蘭的手，檢查上方記號。

「你們不可能割錯啦！」張春蘭比了比自己的右胸，空的。

「三十年前，乳癌第三期，右乳全切。」張春蘭補充，那時滿頭尚黑的髮落得乾淨，等待新生。

儘管張春蘭眼中沒有怨，逢人卻總愛說上一句：「我的業障還沒修完。」

張春蘭在家中排行老五，上有兩個哥哥、兩個姊姊，下有一個妹妹。兩個哥哥不到而立之年，皆死於非命，張春蘭老說：「可能是我們家做殺生的事吧，張家都不好。」全家人飽受病魔追纏，無一倖免。「我嫁人後沒幾年，我爸病的很慘，就走了。」講起賣豬肉的爸爸，張春蘭的表情有點難以詮釋。「我記得，我那個大姊最可憐，每天凌晨四點就要煮一鍋熱水提到屠宰場。她還這麼小，或許還不到國中的年紀吧。她一個人走兩、三公里的路去那

種地方幫忙我爸殺豬。好幾次，她回來滿身是傷，當然是被我爸打的。說是沒接好豬血，灑了一些出來，我爸就對她拳打腳踢。」張春蘭對父親的印象不完美，卻也沒有恨。

「我的工作挑一塊漂亮的老鼠肉，然後到雞籠裡撿顆蛋，煮好端去市場。全家只有爸爸能夠吃雞蛋和豬肉，因為他要工作。」張春蘭三不五時講述一次小時候的故事，如今她平臥手術台，腦中再一次溫習兒時記憶，她被推進手術檯前，最後說的一句話是：「我好像一頭待宰的豬……」

「啊！」嘴裡的音使勁，張春蘭瞎子般感受著面前一把屠刀閃啊閃。她驚醒，手指頭點了兩下，又睡去。一道好比山稜線的疤，橫越了整個胸腔，張春蘭始終不肯直視。

「阿姨，妳要練習觀察自己的傷口喔！」護理師將紗布攤開，「我現在幫妳換藥，忍耐一下喔！」迅速檢查一遍膿水，擦拭傷口後上了層藥。

「之後要有人幫我換藥吧？」張春蘭兩眼發直瞪著天花板。

「對呀，出院後有人可以幫妳換是最好的喔！」護理師動作俐落，「阿姨，不過妳不用擔心，妳不需要天天換藥。」完成了包紮。

「我家老頭快九十歲，他無法幫我。」張春蘭面色單調，停頓一下又說：「我服侍老頭六十多年，好在他沒什麼大病，總能自理。」

她講起她父親時也是這種表情，眼神同時清澈與空洞，像一座靜止的湖泊，上頭一點光也沒有。「父親不曾毆打我。」張春蘭通常以這句話作結，彷彿那是父親之於她的愛，對比其他他人遭遇，她相對被愛，相對好運，這種相對的糾結沈澱了太久太久，打撈上岸便瞬間脆化，無法辨認。

護理師走後，張春蘭的視線冒出一顆頭，「傷口還好吧？」隔壁床的看護關心。

張春蘭雙手合十，「阿彌陀佛，」抿嘴微笑又說：「瞧瞧她們都多好啊！」

隔壁床的婦人手抱聖經，正細讀但以理書：我舉目觀看，見有雙角的公綿羊站在河邊，兩角都高。這角高過那角，更高的是後長的。我見那公綿羊往西、往北、往南牴觸。獸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……

「醫護人員都在修福報，妳知道嗎？」張春蘭對隔壁床的看護說完便閉眼不語。直到女兒來辦理出院，張春蘭才笑開臉，油亮的皮膚上，幾道皺痕宛如收拾棉襖般整齊。

「終於自由了。」張春蘭一口氣舒坦，逢人就說女兒的好，要不是醫生女婿幫忙，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動刀。「這女兒真是我的福氣啊！」張春蘭能言善道，終於等來她最欣喜的一個提問：「妳退休前當老師嗎？」張春蘭一雙眸子發亮，這是她最喜愛的時刻，身為張家唯一念書的孩子，她也只有國小畢業。那個時代，女子無才便是德。她婚後為了照顧一對兒女，和老公開了一家柑仔店，一斤雞蛋、兩斤紅豆、三斤米的過活。

張春蘭的人生或許是傳統市場裡每個女性的影子，先依著父親，婚後則以丈夫、孩子為天，他們的一切是她的全世界。生活中的細細碎碎有種怪奇的簡單，思想不過是兒女的未來，自由不過是家庭的興旺。

*

四片仗著白鐵左右的落地玻璃，反射門前的石山與拱橋，大理石砌成的小橋將景分為前後：一池懶水在前，鯉魚悠然地擺動著尾巴，以為自己是剛睡醒的貓。向遠處投眼，湍湍而下的瀑布被團團蒼綠包圍，還有群石下方一位仙人，手捧書本。仙人背後一片黃心榕化身一道保護家園的矮牆，桂花樹與柳樹遙望馬路宛如守衛，這座山水造景花園看得見張春蘭年年月月修剪而成的四季，杜鵑花、矮牽牛、桂花、聖誕紅與梅花。

「媽，外面涼，進門啦。」張春蘭的女兒攙扶一隻腫脹的手臂，這位老太太雙乳全切，連腋下淋巴也不得留。身為女人的象徵年年被奪去：右乳房、子宮、左乳房。

「阿公在書房，」母女倆入門時碰上幫忙開門的林小姐，她是來居家保潔的照顧服務員，齊肩的大捲髮、膚色黝黑、笑時臉上會凹進去兩顆櫻桃子大小的窩。「這個我也洗起來吧？」林小姐接過一袋衣物，和張春蘭點點頭。

當初，社區訪視員到家中評估，張春蘭和外子雖有八十、九十歲的高齡，但沒有失能、沒有失智，生活上皆能自理，獲得了三分的長照資格，享有政府提供的短期照顧服務，這讓在越南工作的兒子安心不少。平常時間，張春蘭的女兒會採買生活日用品及蔬果回家，只要老人家精神好，每週都帶出門賞花、上館子。

自醫院返家後，張春蘭多了一個朋友，是術後替她洗澡的照服員：鸞妹。鸞妹來自胡志明市，家鄉有兩個女兒，她在台灣幫傭九年，三進三出，回越南前一個月認識現在的老公。鸞妹每天早上八點半開始走訪個案家裡，打掃、洗衣、陪伴、餵食，直到下午六點結束工作，

她會收起一整天的勞累，下午六點半準時到張春蘭前院揮揮手，「阿嬤，我來了！」完全不理會門鈴的存在。

「謝謝妳啊！謝謝妳。」張春蘭每次從浴室出來，總要對鸞妹連說好幾次感謝，像是漫漫長路中的某種環境音。

「阿嬤，妳坐下，我幫妳穿襪子。」鸞妹蹲下，右手握著一雙鵝黃色的羊毛襪。

「妳真好。」

鸞妹搖搖頭，「如果不是台灣的年輕人不做，」襪子服服貼貼地包裹著張春蘭的雙腳，鸞妹起身時接續說：「我也沒有工作機會啊！」語者心思細膩手靈巧，動作輕輕柔柔。

「也是。」張春蘭雙手合十，閉眼念佛。

*

老先生一手壓住泛黃的名冊，一手推動鼻梁上的老花眼鏡，他檢視通訊錄上的存在與被一道道黑筆劃掉的名諱，這個不完全情願的儀式彷彿在見證凋零，老人悵然若失。「找人不方便」這是老人堅持重新謄寫一遍電話本的理由，書寫過程在烏心石木桌上完成，這是一塊千錘百鍊的野生木桌，是老人利用五天五夜的工序，經裁切、打磨、上光製成的。然而，年年遞減的資料，重新謄寫所需的時程從「一個精神好的下午」到「閱讀報紙的時間」，時至今日，就算以書法筆悉心撰寫都不用一小時。

舊的電話本最後一頁有個名字，老人琢磨著字跡，左思右想沒個譜，懸著兩夜的好奇，他撥打了名字下方的號碼，希望聲音能幫忙喚起記憶。「嘟，嘟——」晚中早連三通未接，老人不願劃掉名字，提筆在全新的電話本子裡謄上「吳秀嬌」三個字。完成這個老派的儀式，老人在鏡子前梳理頂上黑白灰相間的髮絲，並對自己微微笑。

一身體面是老人每天的堅持，長袖襯衫，短袖襯衫，黃綠方格子花紋，深藍色直線條紋，鮮豔卻不俗氣的配色好似在襯衫抹上一層雲霧，不顯高調。老先生身形纖瘦，直筒西裝褲總需繫上皮帶，像種標配，老人的標配還有一副全口假牙，是他厭煩但必要的物件。老人整理好自己，關上一扇年久失修的赭色木門，再闔上一道近年加裝的鐵門，讓一屋子的物品繼續沉睡，餐桌上吃剩半粒的白饅頭，沒有密封好的豬肉鬆，還有一盞黃色燈泡看顧屋子。

打開車門，上坐，放下手剎車，氣定神閒的老人今天不當里長伯，不到處訪視社區的獨居銀髮族，他這天是位演員，要和社區裡的老朋友一起擔任咖啡店店員，參與電視節目《銀髮體驗營》的拍攝。

「導演，三位老先生都到齊了。」製片用下巴示意老人們所在的位置。

平常只泡茶的三位老人，露出一種躍躍欲試的新奇，有如置身實驗室的小組成員，等待老師點名上台為大家操作實驗步驟：咖啡加牛奶，等於咖啡拿鐵。

「來，大家自然就好。」導演下令，拍攝開始。一人捧著燈、一人舉著收音棒，隨著鏡頭移動，三位老人分別佔據空間一隅，迎接客人，慢步領位，遞上菜單，最後指示收銀檯位置，「我們店採自助式，看好想喝的飲料，就去那邊付錢喔！」老人一號說。

老人二號的工作是收錢、找錢和指派老人三號要製作的餐點，「你好，今天要喝什麼？」這句看似簡單的問句，老人二號在攝影機面前顯得很害羞。「一百八十元，收你兩百元，等我一下喔年輕人。」老人二號小心翼翼操作平板，叮咚，跳出放置百鈔與零錢的鐵製抽屜，「給你二十元，謝謝。」老人二號很滿意自己完美演繹了一次標準流程，而且是在這麼多雙眼睛底下。

負責吧台工作的老人三號用氣音打暗號：「嘿！你還沒跟我說他點什麼。」

「一杯老翁拿鐵。」老人二號的臉頰瞬間撲上兩圈緋色腮紅，搔搔頭看向現場的年輕人。

「嘶——」，老人三號將量杯裡的鮮奶灌入熱蒸氣，一旁經咖啡機萃取好的義式濃縮也已備妥，「呼——」老人三號吸了一口氣，將兩杯濃縮咖啡倒入杯中。現場所有人都期待接下來的畫面，老人一號拉長脖子投以注目，老人二號屏氣凝神不敢出聲，攝影師定位，鏡頭對焦，導演一聲下令：「來，roll～」

老人三號將量杯中的奶泡緩緩倒入咖啡杯，右手微微顫抖，棕色杯面落下一片隨風飄逸的白色葉子。

「老翁拿鐵好囉！」老人三號按下取餐鈴，露出一個給自己的微笑。

「好！卡！」導演很滿意老人們臉上的神情，全心投入的自然與自得同時反射在所有年輕人身上，在場大家共享舞台，各司其職，充滿光彩。

老人到家，一盞燭光色電燈等他，安靜的無痕。

他首先打開電視，轉至全天輪播的新聞台，挑選一位比較有自己眼緣的主播，就算不喜歡播報內容，只要家裡有聲音就好。老人替自己泡了一壺熱茶，將早上剩下的白饅頭擺回冰箱，同時領出一盤剩菜和剩飯放入微波爐，昨天的到今天，不新不舊；今天的放至明天，不舊不新。吃飯對老人而言不是一件太歡喜的事，脫掉全口假牙後，連咀嚼都麻煩。

坐在沙發上的老人回想年輕人的提問「你平常做什麼？」、「阿伯，你有孫子嗎？」，想著一整天的體驗，上電視這件事對老人是種殊榮，在自己每天觀看的螢幕上看到自己，而且全國人民都能看見自己。三百六十五天，每天三餐的時光，電視機之於沒有手機的老人們，是一個很必要的存在，是觀看世界的方式，是屬於某個時代的標誌。

他眼角瞄到桌邊的文件，一份遺產清冊、一份土地登記公證書，替人代書是老人日常的經濟來源。他把心思挪回現實，筆下這份過戶來自一個大家族，老母親名下將近一公頃的四塊地價值破三億，兒子們爭奪一塊都更地沒有結論，留著老母親一口氣，一躺八年，終於在上個月器官衰竭而死去。癌末的二兒子為了讓老母親好走，委託老人居中協調，並同意放棄繼承部分房產。老人嘆了口氣：「我一直盼個兒子，生了也不見得好。」

回首往事有時像是翻閱一本記錄不完全的日誌，歡喜和痛苦都變得平鋪直敘，字跡的平順與張狂也都轉為黯淡。上下延展開來的兩道橫，中間內縮的一個結，訴說抬頭仰望的鴻圖大展和過程中的困難與糾結，生這一字的草書和人生之路類似，昂首的擴、圈起的愁、舒展的心……

老人收拾好文件準備沐浴就寢，「啊！糟糕。」老人快步走向廚房，將那盤杵在微波爐已久的飯菜拿回冰箱。

*

每年歲末，張春蘭總是特別有事，除了收到問候也常收到任務。自從父母、兄弟離世，張家姐妹與大小媳婦決議：逢年過節輪流作東。一般來說，張春蘭不會拒絕來自血緣的往來與要求，只要對談中察覺對方的片刻遲疑或有意推託的慾望，她都會欣然攬下責任，今年卻不然，大病初癒的張春蘭惆悵，她發現自己長久以來的人生只有家庭，她不想再張羅這一切。吞下一錠200毫克擊癌利，張春蘭剛安妥好手上的無須色陶杯，電話就響了。意料之外的人

聲如一陣巨浪猛然來襲，幾條被拍打上岸的小魚和記憶一起翻滾掙扎，直到下一波浪潮把小魚沖回海裡，記憶才和小魚一起復活。

「想吃點什麼嗎？若能到家裡坐坐，我煮給妳吃。」張春蘭朝著話筒說。

「不用麻煩，我口齒都不好，食不知味。」吳秀嬌沒有抱怨自身處境，但在電視上看到老人後，她知道還有事情必須處理。

人生就是如此神奇，該走在一起的人不會散。沒有緣分的人，轉身就不見。

終於來到可以外出這天，吳秀嬌碰觸外界空氣，似乎才開始學會呼吸。輪椅沿街道滑
行，孩童的笑聲貼近耳邊，寬鬆的上衣也貼近身體，風流撲面、氣味撲鼻，燒餅在眼角的高度，看得到層層酥皮繃裂。吳秀嬌低頭追著光影，感受小石頭造成的震動與顛簸，並讓記憶盪回過去——她和第二任老公領養張春蘭小妹的孩子，一晃眼快四十年了。可惜，孩子還沒成年老公先走了，她和這個沒有血緣的孩子，似乎也沒什麼情緣。

「沒有妳，我可能找不著路。」吳秀嬌對照服員說，又對失能的雙腿訕笑，以往的她雙腿直立行走，如今的她彎曲下肢被推移。

張春蘭燒了一手好菜歡迎吳秀嬌，眼前的彼此多麼不同，肉身的痛卻如此雷同。

「過去都過去了。」張春蘭像一把老提琴，修舊如舊，還是一副好嗓音，一副好口才。張春蘭告訴吳秀嬌，小妹和先生分居二十多年，目前和大女兒同住在台北。

所有過去都在前進中累積，吳秀嬌一直認為那種不要自己孩子的男人不配當父親，只有去世的老公才是女兒唯一的父親，然而，這樣的想法沒有得到女兒諒解，一道失去鑰匙的鎖，牢牢地掛在女兒的心門上。

「阿蘭，妳能給我她先生的電話嗎？」吳秀嬌詢問了小女兒生父的聯絡方式。

傍晚時分，竊藍色天空隨時序染成一片暮山紫，吳秀嬌回到曾經的居所，支開照服員，想獨自在家歇息一下。

「鈴——鈴——」老人一時沒反應聲響來自家中有線電話，一臉空洞地以為是電視機裡的情節。直到廣告出現，老人慌慌張張拿起話筒，深怕錯失任何與真實世界裡的交流。

「喂，您好，敝姓吳。」吳秀嬌簡短說明自己的來歷，並禮貌詢問老人是否為她要尋找的人。

「是，我是，妳好。」老人不自覺忘記闔上雙唇，就像他選擇遺忘自己還有一個女兒一樣，揭曉謎底般的震驚，使老人久久不能自己。那個存在於電話本最後一頁的姓名，居然是培育自己血脈成熟的人。工整的字跡或許來自妻子？代書工作繁雜時，妻子曾多次模仿自己的筆跡幫忙書寫文件。

埋藏這麼深的訊息，一筆一畫皆如無聲的指責。

「你或許想見見她？」吳秀嬌說完了小女兒任職的大學、名字，才將挺直的身子放鬆，「她一直想認識自己的生父。」老人沒有任何辯解，像唱盤上讀取著一片空白黑膠，吱吱嗚嗚的聲音不成調。老人曾經問過分居的妻子，得知自己的女兒跟著養父母到國外生活。老人欣慰，甚至不曾後悔自己的決定。

「一切都來得及。」吳秀嬌告訴老人，記憶不斷改寫，可以由未來去定義。

她沒想過和老人對話竟得以平靜流暢，如一支極簡單音曲子，「麻煩你和我們的女兒聯絡。」吳秀嬌說著說著，話筒滑落手心。

沒開燈的屋子，光源漸盡，周遭的黑慢慢流瀉進吳秀嬌的眼裡，空間中僅剩無盡的黑，但這黑的平和、黑的柔弱，黑的像一座寧靜的島，任時光緩緩的走，緩緩的不見。